

在民主革命中
社會民主黨的
兩個策略



列

寧

著

行印店書衆羣行太

列 寧 著

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

太行羣衆書店印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出版局的話

列寧的「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一書，是在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在一九〇五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布爾塞維克的策略的重要決議之後三個月，一九〇五年七月出版的。

在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十二年以來」論文集的序言中，列寧曾經寫道：

「最近再版的小冊子：『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是一九〇五年夏季在日內瓦出版的。在這裏已經有系統地闡明着與孟塞維克在基本策略上的分歧；同年春季在倫敦召開的（布爾塞維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與孟塞維克在日內瓦召開的臨時大會的決議，已經完全形成了這種分歧，而且把這種分歧引導了用無產階級任務的觀點去估計我們整個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爭論。布爾塞維克指出了，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袖作用。孟塞維克則提出了無產階級的作用是成爲「極端反對派」的任務。布爾塞維克肯定地確定了革命的階級性質與階級意義，說：勝利的革命，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孟塞維克對於資產階級革命的了解，無論何時都是不正確的，他們以爲，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是與資產階級妥協，是服從資產階級，依賴資產階級。」

「這種原則上的分歧，怎樣反映到實際上去，這是大家都很明白的。對於布里根杜馬，布爾塞維克宣佈了，孟塞維克是動搖的。布爾塞維克抵制維特杜馬，孟塞維克也是動搖的（它號召選舉，但不參加馬場）。孟塞維克在第一屆杜馬中，贊助立憲民主黨的內閣與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布爾塞維克則堅決揭露立憲制度的幻想與立憲民主黨的反革命性，同時宣傳『左派執行委員會』的

思想。最後，布爾塞維克在第二屆杜馬選舉時與左派聯合，而孟塞維克則與立憲民主黨聯合等等。

「現行俄國革命的「立憲民主黨時期」(一九〇六年三月出版的「立憲民主黨的勝利與工人政黨的任務」這本小冊子中的說法)似乎已經完結了。立憲民主黨的反革命性已完全被揭露了。立憲民主黨自己也开始承認一切時候他們都是在反對革命，司徒魯威先生也公開說出了立憲民主黨自由主義的最終意思。現在，覺悟的無產者能更多的注意於整個的立憲民主黨時期。更多注意於整個的「立憲制度的曲折」，也就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布爾塞維克對於立憲民主黨這個時期和立憲民主黨的實質，老早就有了完全正確的估計。而孟塞維克，實際上是執行了錯誤的政策。這種政策的客觀意義，是等於使用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策來代替獨立自由的無產階級的政策。」

(「列寧全集」第十二卷，六八一—六九頁。)

在「聯共(布爾塞維克)歷史簡明教程」中，指出了「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這一本書的巨大的歷史意義，並且對於列寧在這本出色著作中所發展的基本的策略原則，給了深刻的分析。基本的策略原則就是：(一)無產階級能夠而且應當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領袖；(二)武裝起義是推翻沙皇制度與取得民主共和國的最重要的手段；(三)在完成了民主任務之後，應當開始無產階級與其他被剝削羣衆為社會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採用一切方法，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的「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這一著作，其歷史意義在於：列寧「……在思想上擊破了孟塞維克的小資產階級的策略方針，武裝了俄國工人階級去繼續發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去對沙皇制度做新的進攻，並給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以明確的關於資產階級革命必然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

「然而，這並未說盡列寧這本著作的意義，它的不可估量的意義，就在於它以新的革命理論來

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並奠定了布爾塞維克黨的革命策略之基礎，而我國無產階級就在這個策略幫助之下，在一九一七年得到了戰勝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聯共（布）歷史」，莫斯科中文版，第九〇頁）。

在布爾塞維克黨的歷史中，列寧的「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起了巨大的作用。這一本書，是把布爾塞維克建立成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黨——對於機會主義決不調和，對於資產階級採取革命態度的黨之「政治上的準備」。（「聯共（布）歷史」，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六七頁）。

一九四〇年

序言

在革命時期中，事變的發展給革命政黨以估計策略口號的新材料非常之多，使我們很難一一去考究。此書是在奧得薩事件發生之前寫成的。我們已經在「無產者」第九期中（「革命教訓」）說過，那些事件甚至使創造「過程起義論」和反對宣傳臨時革命政府的社會民主黨人，都已在事實上變到或已開始變到自己的反對者方面去了。革命教訓這樣迅速，這樣徹底，自然是在平時政治生活中所想像不到的，尤其重要的是這種革命教訓，不僅教訓領袖，而且教訓羣衆。

革命教導俄國工人羣衆以社會民主主義，還是毫無疑義的。革命日益證實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和政策的正確性，表明社會各階級的本來面目，表明現代民主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性，表明帶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精神的農民的真正願望——農民的這種革命性，所包含的不是什麼「社會化」的思想

● 奧得薩事件是鐵甲艦「波將金侯爵」的起義。

● 所謂「過程起義論」，是指孟塞維克以及馬爾丁諾夫在「兩個專政」那本小冊子中所發揮的對於武裝起義的見解。孟塞維克否認在組織上和技術上準備起義。他們認為在革命過程中，起義是會自然發生的，而且只能是自然發生的，誰也不能預先指定。因此，孟塞維克對於武裝起義問題恰恰和經濟主義者對於策略問題以及孟塞維克自己對於黨的組織問題一樣，除了「過程策略論」、「過程組織論」之外，又有了尾巴主義的「過程起義論」了。

，而是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間新的階級鬥爭。舊民粹主義的舊幻想很明顯地貫穿在「社會革命黨」(註一)的黨綱草案中，貫穿在對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對於俄國「社會」的民主主義、對於農民起政完全勝利的意義等問題中，這些幻想必然會被革命掃除乾淨。革命將首先給各個社會階級以真正的政治洗禮。這些階級在革命中將把自己一定的政治面目暴露出來。它們的思想不僅表現在自己的政綱和策略口號中，而且表現在羣衆的公開政治活動中。

革命教導我們，教導羣衆，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現在在鬥爭着的革命政黨面前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也能教導革命以一點什麼東西？我們能否運用社會民主主義學說的正確性，能否運用我們與唯一澈底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的聯系，使革命打上無產階級的烙印。使革命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口頭上）達到真正澈底的勝利，使民主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妥協和叛變性，能夠受到麻痺呢？

我們應該盡自己一切的努力，以求達到這一目的。而要達到這一目的，一方面要靠我們對於政治情況估計的正確，要靠我們策略口號的正確；另一方面要靠工人羣衆以實際的戰鬥力量來擁護這些口號。我黨各機關各組織全部日常的、正規的、當前的工作——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都是在於擴大和鞏固我們與羣衆的聯系，這種工作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而在革命的時期，這種工作比任何時期都會感覺不夠。因為在這種時期，工人階級自動地起來做公開的革命鬥爭，我們應將這種鬥爭的任務正確地規劃出來，使這些任務能盡可能地普遍於羣衆，使羣衆認識，使羣衆了解。不應當忘記：在關於我們與羣衆聯系這一點上所流行的悲觀主義，特別是現在。常常掩蔽了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之資產階級的了解，我們對於訓練工人階級與組織工人階級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做，這是毫無疑義的。不過現在的全部問題，是在這個訓練和組織工作的主要政治重點，應該是在什麼地方？在職工會和其他公開的社團裏呢？還是在武裝起義和建立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

的這些工作裏呢？在這兩種情形之下，工人階級都得受訓練和組織，這兩種辦法自然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目前革命中的問題，是在我們訓練工人階級和組織工人階級的重點應該在什麼地方，是在前者呢，還是在後者？

革命的結局如何，要看工人階級的作用如何：或者是為資產階級的助手，這助手，論其攻擊專制制度的力量說來是強有力的，而在政治上則軟弱無能；或者是為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資產階級覺悟的代表們，對這一點是了解得很明白的。所以「解放」這樣誇獎社會民主黨中之阿基莫夫派與「經濟主義」（註二），因為他們把職工會和公開社團看作是現時第一等重要的工作。所以司徒魯威先生向（見「解放」第七十二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註三）一派人的原則傾向，表示敬意。因此，司徒魯威先生認為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是一種狹隘的革命傾向，不惜加以拚命地攻擊。

社會民主黨正確的策略口號，在目前對於領導羣衆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在革命時期中，輕視原則上堅定的策略口號的意義，這是再危險沒有的事。例如「火星」一〇四期，實際上已變到他們在社會民主黨中的反對者方面去了，而同時，他們對於那些預示實際生活的發展，指示革命運動的道路（自然可以發生一些失敗與錯誤）的口號和策略決議的意義，則表示輕視；反之，擬定正確的策略決議，對於希望以馬克思主義堅定的原則精神去指導無產階級，而不是只做事變尾巴的政黨，實有莫大的意義。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中和由這個黨分裂出去的一部份人所開的臨時大會決議中，我們看見對各種策略見解，都會用最確切的、經過考慮的、最完備的語句表現

● 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五月在倫敦舉行）的，只有布爾
維克；而參加臨時大會（同時在日內瓦召集）的，只有孟塞維克，即是在本營上所

常稱爲新「火星派」的那些人。因爲這班人當時雖然還是繼續出版「火星」，可是正如他們當時的同盟者托洛茨基所說的一樣，在舊「火星」與新「火星」之間，是橫着一條鴻溝的。

出來。這些見解不是偶然出於單個著述者之口，而是由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負責代表們所通過的。我們的黨，先進於其他一切政黨，有精確且爲全體黨員所通過的黨綱。它對於自己的策略決議所抱的態度，也應非常嚴肅，應該成爲其他政黨的模範，以別於民主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解放」和「社會革命黨」的革命空談——他們只是在革命的時候，才匆匆地擬出黨綱「草案」，才開始研究在他們眼前經過的革命，是否爲資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因此，我們認爲：仔細地研究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與臨時大會的策略決議，審查這些決議中離開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東西，說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具體任務，正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目前的緊急工作。本書即爲適應此工作而作。而且，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和革命教訓來檢查我們的策略，對於那些不僅只限於口頭號召，而且尚在實際上準備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以做爲俄國社會民主黨將來完全統一的基礎的人，也是必要的。

列 寧

一九〇五年七月。

目錄

出版局的話.....

序言.....

第一章 緊急的政治問題.....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給了我們什麼？.....

第三章 何謂「革命對沙皇制度的澈底勝利」？.....

第四章 君主制度的肅清與共和國.....

第五章 應當怎樣「把革命推向前進」？.....

第六章 在與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鬥爭時，使無產階級束縛手足的危險從何而來？.....

第七章 「驅逐保守派於政府之外」的策略.....

第八章 「解放派」與新「火星派」.....

第九章 在革命時成爲極端反對派是什麼意思？.....

第十章 「革命公社」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第十一章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與「臨時大會」幾個決議的概略比較.....

第十二章 如果資產階級離開革命，這個革命的規模是否因之減弱？.....

第十三章 結論：我們敢不敢勝利？.....

一
四
一
四
一
四
一
七
二
六
八
三
五
六
五
〇
九

書 後 再一次「解放派」，再二次新「火星派」……………八八

(一) 自由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者，為什麼要讚美社會民主黨的「現實主義者」呢？

(二) 馬爾丁諾夫同志對於問題的新的「加深」

(三) 庸俗的資產階級對專政的見解與馬克思對專政的觀點

到「兩個策略」第十章的附註……………一一〇

註 釋……………一一二

人名註釋……………一一九

報紙雜誌索引……………一二五

第一章 緊急的政治問題

在我們目前所處的革命時期中，有一個問題，就是召集全民立憲大會的問題。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意見極不一致。現在有三種政治傾向：沙皇政府承認有召集人民代表大會之必要，但絕對不願意使這個大會成爲全民的立憲大會。如果按報紙所載關於布里根委員會（註四）的消息看來，似乎政府同意召集這樣一個預備會議，在產生這個會議時，不准有宣傳自由，採取嚴格的資格審查，或以狹隘的等級制爲標準。革命的無產階級，在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要求全部政權交給立憲大會，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不僅要取得普選權，不僅要取得宣傳完全自由，而且要從速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臨時革命政府。最後，自由資產階級，經過所謂「立憲民主黨」（註五）首領們之口，來表示自己的願望，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臨時政府的口號，至於如何使選舉完全自由與正確，如何使代表大會成爲真正全民的代表大會，成爲真正立憲的代表大會，這些問題的實際保證，都是自由資產階級所不主張的。實際上，自由資產階級是現在「解放派」唯一的社會支柱，它只想沙皇與革命人民盡可能地實行和平的協契，同時，要使這種和平協契產生這樣的結果——使資產階級所得的政權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人民（無產階級與農民）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

這就是目前的政治狀況，這就是適應於現時俄國三種主要的社會力量而產生的三種政治趨勢。「解放派」怎樣用虛偽的民主主義辭句，來掩蓋他們那不澈底的，直截了當點說，那種叛變的、出賣革命的政策，這個問題我們已在「無產者」上面（第三、四、五期）說過多次了。我們現在來分析一下社會民主黨是怎樣估計目前的任務。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及由本黨分裂出去的一部份人的「臨時大會」所通過的兩個決議，是幫助我們分析的最好的材料。在這兩個決議中，那

二個對目前情形的觀察比較正確，那一個對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策略規定得比較正確，這個問題實有重大的意義。而且每一個願意自覺地執行其宣傳者、鼓動者和組織者的義務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應當用全部注意來了解這個問題，而將那些不涉及到問題本質的考慮，完全置於不顧。

由一個政黨的策略，可以了解它的政治行爲，或者了解其政治活動的性質、方向和方法。黨的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策略決議，爲的是要適應新的任務或新的政治情況，而使全黨的政治行爲有所準繩。已經開始的俄國革命，已經造成一個新的局面，這個新局面就是絕對多數的人民，緊決地、完全地、公開地表示與沙皇政府不能相容。目前的新問題，就是要用什麼實際方法來召集真正全民的、真正立憲的大會（關於這種會議的理論問題，社會民主黨早已先於其他各政黨，在自己的黨綱中把這個問題正式解決了），既然人民已經與政府不能相容，而且羣衆已覺悟到有建設新秩序之必要，則以推翻現政府爲目標的黨，就必須想想，究竟要拿什麼政府來代替那被推翻的舊政府。因此，就發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即是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爲要給這一問題以完滿的回答，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就應當明瞭：（一）在現時革命以及無產階級的全般鬥爭中，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二）無產階級與臨時革命政府的關係；（三）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恰當條件；（四）在社會民主黨不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情況下，自下的實行逼迫的條件如何。只有明瞭這些問題後，黨在這方面的政治行爲，才能合乎原則、明確而毫不動搖。

看看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怎樣解決這些問題。下面就是這個決議的全文：

「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

應當注意：（一）爲獲得無產階級直接的利益與達到社會主義最終的目的，要求政治上盡可能的完全自由，因此要求推翻專制政府，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國；

（二）要使俄羅斯民主共和國真正實現，只有在人民起義勝利之後才有可能，而人民起義

的機關就是臨時革命政府。只有這個政府才能保證選舉宣傳的完全自由，並根據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選舉制，用不記名投票法，來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憲大會；

(三) 在俄國現存的社會經濟制度之下，這種民主革命不是削弱而是加強資產階級的統治。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時期，必然不顧一切以圖儘可能地奪取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中所得的勝利。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定：

(一) 必須在工人階級中，對於革命必經之行程，做具體的宣傳，並且指明在相當的時候有產生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對於這個政府，無產階級要求它實現本黨黨綱中所規定的現時的政治與經濟的要求（最底限度的黨綱）（註六）；

(二) 依力量對比關係以及其他不能預先明確判斷的因素為轉移，本黨全體代表可以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以便去和一切反革命的企圖做無情的鬥爭，堅持工人階級的獨立利益；

(三) 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必需條件，是黨對自己全權代表施行嚴格的監督和堅定不移的保持社會民主黨的獨立性。社會民主黨是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因此對於一切資產階級政黨採取不可調和的仇視態度；

(四) 無論是否可能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本黨應在無產階級極廣大的階層中，普遍宣傳這樣的思想：武裝的和由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為保持、鞏固和擴大革命的勝利起見，必須經常逼迫臨時政府。

第一章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

臨時革命政府決議給了我們什麼？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由其標題即可知道：全部都是說的臨時革命政府問題。這就是說，社會民主黨之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乃是這個問題的一部份。另一方面，這裏所說的只是臨時革命政府問題，而不是別的問題；關於「奪取政權」這個問題，便未包含在內。第三次大會把「奪取政權」這一類的問題放在一邊不提，是正確呢？當然是正確的。因為，俄國當時的政治情況還未把這些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反之，被全體人民提出且要馬上解決的問題，正是推翻專制制度和召集立憲大會。黨大會應當提出來解決的問題，不是某個著述者偶然說及或經常說及的問題，而是因着當前的條件和客觀的社會發展過程，而帶有嚴重政治意義的問題。

臨時革命政府在現時的革命及無產階級一般鬥爭中，有什麼意義呢？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首先就解答這個問題：從無產階級直接利益的觀點出發，從「社會主義最終目的」的觀點出發，都需要「政治上盡可能的完全自由」。而達到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正如本黨黨綱所承認的一樣，必須以民主共和國代替沙皇專制制度。在大會決議中特別指明民主共和國這個口號，這在邏輯上與原則上都是必要的，因為無產階級（為民主而奮鬥的先鋒隊）在這次革命中所要達到的，就是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此外，在現時之所以必須特別注重這個口號，因為恰恰在現在有不少的保皇派也頂着「民主主義」旗幟，如所謂立憲「民主」黨或「解放」黨。為要建立共和國，無條件的需要召集人民代表大會，而這個大會必須是全民的（根據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選舉制及不記名的投票法）立

憲的大會。這在大會的決議中已經承認過，但是大會的決議並不只限於此。爲要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僅只叫這大會爲立憲大會還不够，必須使這大會具有權力來「立憲」。決議因感覺到這點，故不僅限於提出「立憲大會」這個形式上的口號，而且補入許多使這個大會真能執行自己的任務的實際條件，把這些能使口頭上的立憲大會變成事實上的立憲大會的條件指示出來，是必要的；因爲自由資產階級（如君主立憲黨）有意的曲解「全民立憲大會」這個口號，使這個口號成爲口頭上的空話，這點我們已經再三說過了。

大會的決議說，要保證選舉宣傳的完全自由及召集真能代表民意的大會，只有組織臨時革命政府才有這種力量，而這個政府同時就應該是勝利的人民起義的機關。這話對不對呢？誰要認爲這是不對的，他就應當肯定沙皇政府不會向反動勢力伸手，它能在選舉時保守中立，而且能把人民的意志真正表示出來。這種論調是很空響的，無論誰也不敢公開來擁護它；可是俄國「解放派」却正緣在自由主義旗幟之下，來暗地裏執行這些荒謬的論斷。立憲大會應由誰來召集，選舉的自由與正確應由誰來保證，這大會的權力應由誰來全部掌握——這些都非革命政府不可。它是起義的機關，只有它才願意真誠求其實現，也只有它才有力督促其實現。因此，只有代表大會的決議所提出來的民主口號，才是唯一正確的，十分澈底的口號。

但是，對於臨時革命政府意義的估計，如果不注意到民主革命的階級性，便會是不完全和不正確的。因此，在決議中補充說，民主革命將使資產階級的統治增強。這是現時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中必然的現象。但是，資產階級對政治上多少自由的無產階級的統治一加強，則結果這兩個階級之間，必然有爭奪政權的劇烈鬥爭，而資產階級一奪取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已得的勝利」的企圖，亦必劇烈起來。所以無產階級站在各階級之前，且領導着各階級爲民主而鬥爭，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所包含的新矛盾和新鬥爭，不可一刻忘記。

這樣，在我們其間所設的「保皇派」，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及對於臨時革命政府與爭取自由和爭取共和的關係，臨時革命政府與立憲大會的關係，臨時革命政府對於替新的階級爭掃清道路的民主革命的關係——這些問題，都已經弄明白了。

其次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對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性質問題。大會決議回答這問題，首先就說黨要在工人階級中，宣傳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工人階級對於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資產階級把推翻沙皇政府的問題掩蔽起來，而我們應當把這個問題，第一個重要的地位，並主張必須組織臨時革命政府，不但如此，我們還應當爲臨時政府指出一個會於目前客觀歷史條件、且合於無產階級民主任務的行動綱領。這個綱領即本黨全部最低限度的綱領，本黨本黨最近將來的政治要求與經濟要求，這些要求，一方面根據目前社會經濟關係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另一方面爲着今後的向前發展，爲實現社會主義又是必需的。

這樣，大會決議對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性質和目的，都已完全解釋到了。按其產生及其基本性質，這個政府應當是人民起義的機關；按其表面上的責任，這個政府應當是召集全民立憲大會的工具；按其行動的內容，這個政府應當實現無產階級民主的最低限度的綱領；因爲只有這個綱領，才能够保證爲反對專制制度而起義的人民的利益。

有人可以懷疑說，臨時政府既爲臨時的，便不能實行還未爲全民所承認的積極政綱。這種懷疑，僅是反動派與「保皇派」的一種詭辯。所謂不實行積極政綱的政綱，就是說要容忍腐敗專制制度下的農奴關係。能够容忍這種關係的，只有叛賣革命事業的政府，而不是爲人民起義機關的政府。如果現在有些人以立憲大會也許不會承認集會自由爲藉口，而提議在立憲大會尚未承認集會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實上實現集會自由，豈非滑稽之至？反對臨時政府從速實現最低限度政綱的這種反動，正是同樣的滑稽。